

第一世子妃

偏方方 著

也许命运将被时光锁牢，也许你我再无重逢之日
但我，会在轮回的宿命里一直等你……

DIYI SHIZIFEI



悦读纪
EASY READING ERI
发现阅读的乐趣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第一世子妃

偏方方 著
DIYI SHIZIFEI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一世子妃 : 全3册 / 偏方方著. —南京 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99-8044-7

I. ①第… II. ①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09931号

书 名 第一世子妃
作 者 偏方方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孙红彦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孙红彦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684千字
印 张 48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,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044-7
定 价 79.80元 (全3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 世子妃

目录【上】 CONTENTS

- 第一章 水府风云 /1
- 第二章 定下亲事 /26
- 第三章 风华初绽 /47
- 第四章 巧计掌权 /70
- 第五章 惊险宴会 /92
- 第六章 惩治嫡兄 /115
- 第七章 诡异法事 /137
- 第八章 重创嫡妹 /153
- 第九章 深宫陷阱 /176
- 第十章 母子初遇 /201
- 第十一章 发现猫腻 /229



第一世妃

目录【中】

CONTENTS

- 第十二章 报应上身 /251
- 第十三章 争相算计 /271
- 第十四章 母子再遇 /298
- 第十五章 婚情风波 /319
- 第十六章 初吻被夺 /346
- 第十七章 整治刁奴 /366
- 第十八章 离间之术 /387
- 第十九章 风声鹤唳 /414
- 第二十章 力挽狂澜 /439
- 第二十一章 母子联手 /465
- 第二十二章 洞房花烛 /487



第一世妃

目录【下】 CONTENTS

- 第二十三章 深宫欲孽 /505
- 第二十四章 借力打力 /529
- 第二十五章 剖腹产子 /551
- 第二十六章 孽情真凶 /571
- 第二十七章 身世之谜 /598
- 第二十八章 王府秘辛 /617
- 第二十九章 献宝救子 /640
- 第三十章 灯会风波 /663
- 第三十一章 重逢之喜 /689
- 第三十二章 母子相认 /714
- 第三十三章 真凶败露 /738



第二十三章 深宫欲孽

水沉香坐在满是梅树的院子里，低头一针一线绣着孩子的衣裳。石桌上摆了各式各样的花册子，还有一篮质地并不怎么好的彩线。

水沉香兀自沉浸在刺绣的世界里，并未发觉有人靠近，倒是刚端了小米粥出来的欣女官看见了水玲珑，惊得浑身一颤，而后快步行至水沉香身边，把小米粥放在了桌上。

“世子妃吉祥！”

水沉香手一抖，难以置信地望向门口，就见一名艳丽如霞、绯红似火的女子站在梅树旁。天际暗沉，掩不住她一身华光，她黛眉浓长，眼眸晶亮，高挺的鼻梁下，薄薄的唇微抿出似有若无的弧度。

水沉香收回眸光，继续低头刺绣，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水玲珑走到她对面的石凳上坐下，欣女官忙进屋泡了杯劣质茶出来，递给水玲珑时满脸的不好意思。水玲珑坦然接过，喝了一口，淡淡笑道：“受祖母的托付，来看看你罢了。”眸光在她高高隆起的腹部扫了扫，“看样子你过得挺好，这样祖母也能放心了。这是祖母让我带给你的银票。我无法常来，你若碍于颜面拒绝了这一次，下一次还有没有可就两说了。”

水沉香的确不想要，但想起冷宫里的那些馊饭和毫无水分的瓜果，她咬咬牙，压下受伤的自尊，又放下针线，去拿水玲珑手里的银票。谁料，水玲珑这回不给了。

水沉香恼羞成怒，“水玲珑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别以为你是世子妃，就可以随意羞辱天子妃嫔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，那么你给我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！”

枝繁眉头一皱，看向水贵人的目光里多了一丝不悦。水玲珑倒是笑得云淡风轻，“忘了告诉你，老夫人给我的钱我忘了带。这个呢，是我自己的私房钱，因此，我不能白白给你。”

多扯的理由！水沉香气得面红耳赤，“我如今只是个冷宫弃妃，还有什么值得你利用的？”

水玲珑漫不经心地掸了掸银票，“自个儿想，慢慢想。”



水沉香把她和水玲珑相处时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脑海里回忆了一遍，画面定格在她们分别前的最后一次谈话——

“有兴趣跟我说说从前的事吗？你似乎很了解万岁爷的喜好，大概也知道他的过去。”

“无可奉告！”

水沉香打了个寒战，原来世上真有这么锲而不舍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人。她看向水玲珑，正好见她朝自己邪肆一笑，像邪魅修罗摄魂的眼眸里流转着寒刃一般森冷，而后她的目光落在了她隆起的腹部上，水沉香下意识地捂住了肚子。

水玲珑意味深长地一笑，“这孩子健康否？”

水沉香霎时如坠冰窖，身上的每根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她有种错觉，她要是不告诉水玲珑，水玲珑就会弄掉她的孩子。

不过是一些陈年旧事，自己当初不告诉水玲珑，并非怕惹祸上身，而是想看着水玲珑焦躁不安、求而不得，但现在，如果这则信息能换来自己和孩子的短暂幸福，又有什么不值？

水沉香给欣女官打了个手势，欣女官带着枝繁退到了屋子里。水沉香目视前方，若有所思道：“你娘并不是真正的董佳雪，她只是借用了江南一名富户的身份。她其实……是漠北人！”

“讲重点！”这些她都知道，何必大老远跑来问她？

水沉香一怔，睫羽颤了颤，道：“你娘在漠北有个十分显赫的身份，万岁爷早年御驾亲征对抗漠北，曾装扮成牧民混进了漠北帝都，与你娘有过一些相处。至于你娘为何会抛弃家族来到大周，并和我大哥成了夫妻，我不清楚。万岁爷知道你娘来了大周，并许了她那块定亲玉佩，但没过多久，我大哥便谎称你娘病死了，而后才给你娘捏造了一个董佳雪的身份，藏在庄子里以避过万岁爷的耳目。我悄悄模仿你娘，学她的语气神态，也学她做菜，就是想有一天能借选秀的机会，博得万岁爷的垂怜。万岁爷也一直把我当成替身，他甚至嫌我不够像你娘，所以派了谭嬷嬷教导我，我每天都学着怎样做一个完美的替身。如今这替身变成了水玲月，谭嬷嬷又去了她身边。”

讲到最后，水沉香仿佛做了一场痴傻的梦，眼底满满的全是嘲讽，“我知道的就这些，现在即便你杀了我，我也吐不出第二条有用的信息了。”

皇帝和她娘竟是旧相识？她娘是疯了不成？舍弃皇帝这棵大树，转而爱上水航歌那头猪？水玲珑压住心底的惊涛骇浪，把银票放在了桌上，“保重。”

水玲珑带着枝繁往千禧宫的方向走去，刚走一半，在一处碧水凉亭旁边，一名眉清目秀的年轻太监走了过来，他打了个千儿，谄媚地笑道：“奴才邓洪给世子妃请安！贵妃娘娘与世子妃一见如故，想请世子妃到贵昌宫小坐闲聊，不知世子妃能否赏个脸？”

这“一见如故”之说未免太过于牵强了，水玲珑微微一笑，“请邓公公带路。”

一行人顺着青石板小路往前方走去。路过御花园时，忽而看见几名戴毡帽、穿皮靴的异族女子。领头的少女一袭红衣，腰束金绸，敞开的裙衫只到膝盖，隐约可见皮靴之上的素白裤子。她有着蜜色的肌肤，五官很是大气，浑身上下充斥着一种野性张扬的美。

这似乎是漠北服饰。水玲珑便问邓公公：“她们是谁呀？”

邓公公看向远处的女子，眼神一闪，笑道：“哦，穿红衣服的是漠北的泰姬公主，身后之人是她的婢女。世子妃离开未央宫后，泰姬公主才去给皇后娘娘请安，难怪世子妃没见到她了。”

这么说漠北的使臣已经抵达了京城，打算与大周进行政治会谈了。前世关于此次会谈的使者和内容她记不大清了，双方具体签署了什么协议她更是不知。水玲珑收回眸光，随邓公公一同前往贵昌宫。

泰姬公主在御花园内转了一圈，除了花花草草就没点儿新鲜玩意。她看着周身一朵朵姹紫嫣红的牡丹和芍药，忽而灵光一闪，耍起了鞭子。

鞭子带了劲道，每一次挥动都发出破空之响。泰姬公主身如狡兔、腰如灵蛇，每个旋转、侧踢都带着强势的掠夺意味，偏又不失烈性美，侍女们纷纷叫好，须臾，她周身的牡丹和芍药被毁了一片，而她非常兴奋。

“喂！你是谁呀！给我住手！瞧你把御花园弄成什么样子了！”三公主像往常那样逛御花园，一进里面，便看见一个穿得莫名其妙的女子做着莫名其妙的无礼之举，她当即气得火冒三丈。

泰姬公主鄙夷地瞟了她一眼，一个侧翻，将手里的鞭子挥向了三公主，速度之快，叫人躲避不及。三公主只觉一道暗影一晃，指向泰姬公主的手便剧烈一痛。

一旁的冰冰吓得花容失色。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野蛮的女子？在人家的花园肆意作乱倒也罢了，如今连主人也敢打伤。

冰冰看着这名少女怪异的服饰，想起昨晚太子说漠北使者来访，她大概猜到了对方的身份，便忍住内心对强者本能的恐惧，上前一步将三公主拦在身后，厉声道：“漠北公主，这里是周大周皇宫，请你遵从我们大周的礼节，尊重我们大周皇室的公主！”

“皇室公主？”泰姬公主停下了动作，毡帽上的珍珠流苏轻轻敲打着她的蜜色肌肤，与那双熠熠潋潋的眸子交相辉映，满园花色顷刻间被压了下去。她把鞭子扔给随行的一名侍女，看向冰冰和三公主，冷笑道：“哪个公主？排行第几？母妃是谁？”

三公主气得半死，一下子从冰冰身后窜了出来，没好气地道：“你听好了，我是皇后的女儿，大周的三公主！你又是哪根葱？”

“葱？哈哈哈……”泰姬公主非但没有被三公主的名号给吓到，反而捧腹笑了起来，“你们大周都把人喻为‘葱’的吗？我们漠北男人是天边的山石，女人是湖中的珍珠，你们大周人全是葱，哈哈哈……”



三公主没想到她会这样曲解自己的意思，还讲得仿佛是那么回事儿！三公主怒火中烧，“有胆子的就报上来，不要做缩头乌龟！”

这个词泰姬公主听懂了，她笑容一僵，“我是漠北皇族最尊贵的泰姬公主，你居然骂我缩头乌龟，真是好没眼光！”言罢，从侍女手中拿过鞭子，又朝三公主狠狠地打了过去。

“啊——”三公主一声尖叫，她没想到这个可恶的漠北公主在知晓了她身份的情况下，居然还敢动粗，这下连肩膀也挨了一鞭子，火辣辣地痛！三公主疾言厉色道：“给本公主捉住她！”

几名宫女、太监得令，一窝蜂地朝泰姬公主扑了过去。

泰姬公主冷冷一哼，挥鞭如剑，左右开打，不过须臾，便将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宫人打得倒地翻滚，再也爬不起来。

三公主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眸子，“你……你……你这漠北蛮子！”

泰姬公主嗤笑一声，“我是漠北蛮子，你是什么？大周瘪犊子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居然骂她瘪犊子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三公主捡起地上的一颗石头就朝泰姬公主砸了过去。

泰姬公主本就有些身手，哪里会被三公主这种毫无内力的一击给击中？不过是轻轻一侧便避开了，但她回赠给三公主的鞭子就不那么容易躲避了。

啪！鞭子在空中一晃，发出了清脆的声响。三公主吓得赶紧捂住脸，生怕就此毁容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冰冰果断地抱住三公主，用自己纤弱的脊背挡下了泰姬公主的鞭子。

冰冰扛下这一鞭子，浑身的冷汗都冒了出来。

三公主惊呼道：“大嫂！”

冰冰蹙了蹙眉，转身面向泰姬公主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对一国公主和太子妃动粗，漠北公主真是好好的礼仪规矩！”

太子妃？泰姬公主的眼底闪过一丝错愕，开始认真打量冰冰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女人还真是美极了，皮肤像玉一样白，眼睛大大的，很闪很亮，睫毛长长的，微卷而浓密，鼻子很小，唇也很小，让人很想冲上去咬一口。泰姬公主却歪着脑袋道：“就你这种丑女人也能做太子妃？那我岂不是能当皇后了？”

“你……”冰冰气得呼吸一顿，太可恶了！

三公主的肺都要气炸了，理智也全没了，想起冰冰为她挨的一鞭子，她就觉得自己也不能再让冰冰受委屈，“你们漠北不就是个战败国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在大周的皇宫大呼小叫？我们能打败你们一次，也能打败你们第二次、第三次！你这个漠北蛮子，我要禀明我父皇，砍了你的脑袋！”

泰姬公主眸光一厉，“你敢？”

三公主挺起胸脯，“你看我敢不敢！”

冰冰一把拉住三公主的胳膊，低声道：“三妹息怒，女儿家的喧闹，莫要牵扯到朝堂和国战。这种人我们不理她就是了。”

冰冰拉着愤愤不平的三公主转身离去。

泰姬公主望着她们的背影，露出了一个嘲讽的冷笑，等她们走出御花园到达太液池时，泰姬公主从荷包里掏出一个弹弓和两粒小石子，瞄准二人的脚，用力一拉，弹出了石子。

“啊——”二人惊叫一声，双双掉进了湖里。

贵邑宫会客的潇雨阁内，贵妃端坐于主位，笑着与宾位上的水玲珑交谈。她十分注重保养，年过四旬，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皱纹。她一改之前在未央宫的傲慢，语气和蔼得不得了，“你三妹的诰命夫人的名号是一定会到手的，我估摸着也就这一两日的事了。”

水玲珑礼貌地笑道：“一切但凭皇后娘娘做主。”再没了下文。

贵妃颇为和善地道：“你四妹很得万岁爷的垂怜，后宫不知多少女人羡慕她呢。”

水玲珑笑容可掬，道：“贵妃娘娘金枝玉叶、华贵天成，又儿孙绕膝，这才是后宫人人羡慕之福。”

听到“儿孙绕膝”，贵妃笑意更甚了，“你这张嘴儿啊，总是能说出别人心坎儿里的话，我就没见过几个比你聪明的。”

水玲珑恭谨道：“不敢在娘娘面前班门弄斧。”

贵妃笑容如常，“说起来很奇怪呢，原定的太子妃是你二妹，怎么突然变成了堂妹呢？是水老夫人的意思吗？”

难道贵妃把她弄来宫里，就是为了打听太子妃的来龙去脉？水玲珑不疾不徐道：“臣妇的二妹头部受伤，落下顽疾，不便侍奉太子殿下。祖母和父亲商议之后，便从二叔的嫡亲血脉里举荐了才情兼备、性格温婉的堂妹，皇后娘娘过目之后亦非常满意，这才定了太子妃的人选。”

这意思是，只有嫡女能配太子，她们几名庶女都是因为这个才错失良机的。

贵妃端起茶杯，用杯盖轻轻拨弄着浮动的茶叶，美眸一转，道：“我听说，世子妃对太子殿下有救命之恩呢，你当时怎么有勇气去做那样一件危险的事？”

这些人真喜欢浮夸，不就是控制水玲珑的病情，没让她咬掉云礼手上的一块肉吗？怎么成了“救命之恩”？

水玲珑浅浅一笑，“臣妇惶恐，臣妇当时吓坏了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二妹绝对不能有事。臣妇略懂医术，于是按照记忆中的抢救方式，稳住了二妹的病情，倒是臣妇的二妹连累了太子殿下，好在太子殿下宽宏大量，并未计较。”几句话就把救太子一事给绕了过去。

贵妃仍不罢休，“无论你的初衷是什么，你救下太子殿下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想必



太子殿下十分感激你吧？”

要说云礼不感激她，未免让人觉得云礼知恩不图报；若说云礼感激她，贵妃又要问怎么感激的，送了什么或做了什么。一来二去，云礼和她少不得多出一层暧昧不清的关系，这个贵妃真是好生狡猾！

水玲珑缓缓答道：“姚老太君派人送了不少谢礼。”

贵妃端着茶杯的手握了握，目光一闪，冷凝的笑容再次扬起，“我前些天刚得了一幅大师的《爱莲图》，世子妃请与我一道前去观赏吧。”

承德宫内，德妃正握着十一皇子的小手教他练字，听完小安子的禀报素手就是一抖，好好的一张就这样废掉了。十一皇子仰头，睁大亮晶晶的眼眸，“母妃，您弄花我的字帖了。”

德妃的唇颤了颤，“十一乖啊，母妃稍后给你拿新的，母妃现在有事要做，你先去吃些糕点，好不好？”

十一皇子低头不语。德妃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却没像往常那样宽慰他，而是看向小安子，目光凛凛地道：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她真的来了？”

小安子点头，“奴才以性命保证，千真万确！”

德妃眼眶一红，整个人激动得颤抖了起来。十一皇子不明所以地看向她，扯了扯她的裙裾，软软糯糯地道：“我不要字帖了，也不吃糕点了，母妃您别生气。”随即张开小小的臂膀，“抱抱。”

德妃就抱起他，一手托着他的小屁股，一手扣住他的圆脑袋，忍住忽而涌上的泪意，“母妃没有生气，母妃是高兴呢！”

十一皇子用胖乎乎的胳膊圈住德妃的脖子，“高兴什么呢？弄花了我的字帖吗？那我每天都写好了给您弄。”

德妃破涕为笑，看向了小安子，道：“我出去走走，看能否碰上她。”

小安子神色一变，“不可啊，娘娘！您忘了您是因为什么称病的吗？”

德妃的脸色也跟着一变，焦急地道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小安子想了想，道：“奴才先去打听一下，看她有没有离宫，没有的话，奴才传您的口谕宣她觐见，如何？”

德妃亲吻着十一皇子的额头，“好，就这么办！”

贵妃带着水玲珑去了书房。她是个很爱读书的人，不同于其他女子只把书房作为摆设，她的书房是真真正正诗画飘香。一进门，便可见对面的墙壁上挂着皇帝的亲笔草书，下方是一个案桌，摆了两个袖珍的观砚屏风，分别是旭日出海和大雁南飞。房间的左面是一个一人高的书架，共有五排，从上往下依次是政治类、历史类、生活常识类和女子书籍，

最后一排比较杂，话本也有，医书也有。

水玲珑的眼底露出浓浓的惊艳之色，“比起那些华而不实的书房，娘娘这儿才是别有洞天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贵妃笑出了声，“总之，你说话没有我不爱听的！”

贵妃打开书桌的抽屉，取出一幅《爱莲图》，“世子妃看看。”

其实水玲珑不是很懂字画，这幅图在她看来无非就是：荷叶是绿色的，荷花是粉红色，天空是蓝色的，小鸟儿是黑色的，一旁的垂钓老人看不清楚。水玲珑装出一副大为欣赏的样子，“果然是好画，我好像都能闻到荷花的味道了。”

贵妃没恼水玲珑的敷衍，只笑着放下这幅图，又拿了另外一幅。水玲珑眨了眨眼，为何她觉着，贵妃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？

“娘娘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”邓公公一脸焦急地冲了进来，满头大汗，喘着气道：“前院走水，出不去了！”

水玲珑的第一反应是——贵妃打算烧死她。

贵妃神色一肃，“前面走不了了，我们走后门吧！”

邓公公哭丧着脸道：“娘娘，咱们宫里的后门，早八百年前就给堵上了！”

贵妃瞳仁一缩，似乎做了一场天人交战，看向水玲珑时眼底满满的全是复杂之色，“走密道，世子妃可否向我保证不将这个秘密外传？否则，我会丢下你一人在火场！”

水玲珑道：“我会守口如瓶。”

“那好，跟我走！”贵妃一把拉过水玲珑的手，开启了书柜旁的开关，一道窄门出现在了书桌后方，四人走进了密道。贵妃的眼底闪过一丝快意，她走在前面，并未让水玲珑看到。

水玲珑跟在贵妃身后，脑子里不停做着计量。她原先以为贵妃要烧死她，第二反应是贵妃以损毁寝宫以及暴露密道为代价，以博得她的信任并俘获她的感恩。很快，水玲珑心里又有了第三种猜测，如果真是那样，贵妃这招就太毒了。

云礼正在内殿检查七皇子的功课，突然听到宫女的谈话，说贵邑宫走水，贵妃和水玲珑被困在书房出不来，他当即丢下七皇子，去了贵邑宫。

“太子妃，太子妃，您醒醒啊！”

“大嫂！大嫂，你别吓我！我是三妹，你应我一声啊！”

月娥和三公主跪在太液池边，不停叫着被宫女救上岸却昏迷不醒的冰冰。三公主蒙了，她不知道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就落了水，而她和月娥都不识水性，会游泳的几名宫人刚刚又被泰姬公主给打成了重伤，好不容易叫来附近的洒扫宫女救冰冰，可在水底溺的时间过长，冰冰晕过去了。



“大嫂！”三公主急得眼泪直冒，“快去叫太医！叫我大哥！”

月娥得令，提起裙裾便飞一般冲向了未央宫。

贵邑宫走水的地方在偏殿的前院，一整排房屋被烧得面目全非，火势还在继续，天际阴沉得吓人，但就是落不下一滴雨来。宫女和太监争相奔走，端着水桶和水盆往前边儿泼水。

云礼赶到贵邑宫时，御林军还没来，他看见一群根本不得力的宫人，正在做着根本不得力的抢救。

众人发现了他，纷纷停下动作向他行礼，“参见太子殿下！”

太子冷眸一扫，“世子妃呢？”

“在、在书房！”一名胆大的宫人颤声禀报道。

这么大的火！云礼心急如焚，从最近的一名太监手里抢过木桶，对着自己的头顶淋了下去，而后把木桶一扔，冲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场……

“大嫂！大嫂！你不能有事啊！大嫂……”三公主一边哭，一边按压着冰冰的胸口，但她的力气不大，方法也不对，压了许多遍，也没压出冰冰体内积压的水。

大哥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你知不知道大嫂快要死掉了？

炙热的温度，像一个巨大的蒸笼，灼得云礼浑身发痛，他忍住不适，冲过了穿堂。

“玲珑！玲珑——你在哪里？听到了应我一声！”云礼每踹开一扇门，都有一股浓烟扑面而来。他放开嗓门喊着水玲珑的名字，但没有人应他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漫上了心扉，他按住胸口，是玲珑出事了吗？

太液池边，冰冰的身子越来越冷，脸色越来越白，三公主把头埋在她胸口，号啕大哭起来……

未央宫内，冰冰躺在柔软的大床上，月娥和宫女已经给她换上了干爽的衣衫，只是虚弱的缘故，她仍昏迷不醒。

“张院判，太子妃的情况如何？”问话的是皇后，她没想到冰冰陪三公主逛御花园，居然差点儿逛出了人命。

张院判拱手福了福，“回娘娘的话，三公主抢救及时，太子妃没有大碍，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什么？”皇后不怒而威道。

张院判扑通跪在地上，皇后的眉心一跳，谁料张院判喜道：“恭喜娘娘，太子妃有了一个的身孕！”

“啊？真的吗？你没诊错吧？”三公主一直在旁边哭，此时听了张院判的话，喜得当即止住了哭泣，并泪眼汪汪地瞪向张院判，“你再诊诊！”

张院判眉头一皱，按照三公主的吩咐再诊断了一次。“回三公主的话，的确是喜脉。

只是今天落水动了胎气，须悉心照料才是。”

皇后眼底的忧色总算散了一些，她和煦一笑，“有劳张院判了。”

张院判再次福了福身子，“微臣这就去给太子妃熬药，晚些时候并药方一起送来。”

皇后笑着点头，章公公送了张院判去太医署抓药。

人一走，皇后敛了敛笑容，看向三公主说道：“知道错了吗？”

三公主心有不甘地咬了咬唇，却不敢看皇后表面温和实则犀利的眼神，“我哪里做错了？”

皇后用右手理了理左臂宽袖上的凤凰图案，缓缓地道：“把你骂泰姬公主的话，当着我的面再骂一遍。”

三公主的心咯噔一下，头垂得更低了。

七岁的时候，她打碎了父皇的砚台，她撒谎说是李常弄的，父皇信了，母后好像也信了，事后奖励她检举李常有功，给她送了一只西洋人进贡的波斯猫，天知道她最怕毛茸茸的东西……

十岁的时候，她打扮成小太监溜出皇宫，被大哥拎回来时，她骗父皇说是溜出宫给父皇买生辰礼物，父皇便没责罚她，母后也没罚她，只说她的孝心日月可鉴，惠慈庵正缺这么一位至孝之人替父皇和大周祈福，于是父皇很开心地把她送到鸡不下蛋、鸟不拉屎的庵堂住了一个月……

“是她先打我的，我气不过就说了几句重话而已。”

皇后就笑了，“原来‘漠北蛮子’‘砍脑袋’不过是‘而已’。云瑶，你真让我刮目相看。”

三公主心里一阵打鼓，“她出言不逊在先的……”

皇后点了点头，笑意不变，“既然她做错了，你没办法在她那儿找回场子，你父皇和我又是长辈，不好出面欺压一个小辈，那么这样，让郭焱去找她理论，替你讨个公道。”

三公主摇头，“不要啊，母后！泰姬公主会趁机刁难他的！”

皇后摆了摆手，“好了，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，你跪安吧。”

三公主猛地跪在了地上，“我……我去跟泰姬公主道歉！您……您别为难郭焱……”

三公主走后，皇后按了按太阳穴，“太子呢？他不是在内殿检查七皇子的功课吗？跑哪里去了？”要不是月娥来找人，她还不知道太子何时从未央宫消失了。

章公公福着身子，心中暗叹一声，道：“贵邑宫走水，太子……救火去了。”

“荒唐。”皇后靠在了椅背上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眸光一凉，“贵邑宫里还有谁？”

章公公知道瞒不住了，索性直言道：“镇北王府的世子妃。”

皇后的笑倏然僵在了嘴角。

漆黑的环境使人不安，时间似乎也过得特别缓慢，水玲珑摸着自己的脉搏，顺便估



算了一下行走的时辰，到目前为止差不多一刻钟。墙面打磨得并不光滑，地面有很多灰尘，看来贵妃并不经常使用这条密道。水玲珑摸了摸墙壁上的土和石头，初步估计这条密道至少开凿了有三五十年之久，也就是说，它不是这一任贵妃开凿的。

似是感受到了水玲珑的疑惑，贵妃轻声道：“贵邑宫原先叫朝阳宫，是庄敏皇后曾经的住所。庄敏皇后仙逝后，朝阳宫空置多年，直到我成为贵妃，万岁爷才改朝阳宫为贵邑宫，我无意中撞到书房的开关，适才发现了这条密道。”

又走了半刻钟，邓公公忽而抬手摸了一个什么东西。水玲珑尚未看清，便听到石头摩擦地面的声响，紧接着，刺目的光朝她直直打来，她本能地眯了眯眼，再回神时，耳畔响起了小桥流水之音。

“总算是出来了。”贵妃踏出密道，露出了一个会心的笑。

水玲珑也走出密道后，石门自动关上。从外面看它就是一座假山，难怪无人察觉了。

“娘娘！您慢点儿！”

贵妃眸光一凛，谁？谁在远处说话？

小安子扶着大步流星的德妃，额角吓出了层层冷汗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碰到不该碰到的人。

“我怎么能慢？我只嫌这双腿走不快！”德妃皱着眉头说道。

贵妃悄然松了口气，原来是德妃啊，瞧她火急火燎、十分专注的样子，应该没发现他们几个从密道里出来。她朝德妃启声道：“德妃妹妹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皇后娘娘的寝宫可不是这个方向！”

德妃和小安子闻言均是一怔，朝贵妃看了过去，当他们看到水玲珑完好无损地站在贵妃身边时，齐齐瞪大了眸子。

德妃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，她三步并作两步行至水玲珑跟前，微风轻吹，一股淡雅的铃兰香扑鼻而入。德妃眼睛一亮，忍住欣喜，尽量语气如常道：“听说贵邑宫走水了，你们平安就好。”

“哦，翻墙逃出来了而已。”贵妃抚了抚头上的金钗，笑容里含了一丝傲慢，“德妃妹妹还没说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呢？”迅速转移话题。

德妃笑容一收，声线冷了几分，“我去哪儿，贵妃好像没权力过问吧！”

贵妃似笑非笑，“今早德妃妹妹给皇后娘娘告了假，我以为妹妹得了什么大不了的病，瞧你刚刚健步如飞、生龙活虎的模样，不知情的指不定说你故意装病，不愿见咱们新婚的世子妃呢！”

小安子暗叹，看吧，碰上一个不该碰上的人，果真就是有风险。

德妃牵了牵嘴角，“早上喝了太医的药已经好了许多。恰好十一皇子想吃蟠桃，我就去前边的桃园给他摘些，摘完便打算去给皇后娘娘请安的。倒是贵妃姐姐翻墙逃离了

火海，还一走那么远，也不知会宫人一声，弄得宫里人仰马翻，不知情的指不定说你蓄意祸乱宫廷，给皇后娘娘添堵呢！”

贵妃的笑容不自然了，“贵邑宫无故走水，我有失察之责，正打算亲自给皇后娘娘请罪去。”

德妃见缝插针道：“既然是请罪，贵妃姐姐速速去吧！”而后看向水玲珑，说道：“之前没能给世子妃送上见面礼，我于心难安。这样，世子妃随我去趟蟠桃园，摘了桃子再与我一同回承德宫，亲自挑一份见面礼，算作我的一番心意。”

贵妃又不是水玲珑的谁，自然做不得水玲珑的主，况且眼下她也没必要再缠着水玲珑了，因为……

贵妃笑了笑，“我先走了，再会。”

德妃带着水玲珑去了蟠桃园，一进里边，德妃就拉住水玲珑的手，“玉佩在哪里？”

水玲珑警惕心大起，“什么玉佩？”

德妃瞧她一脸警惕的模样，不由得微微发愣，“半月形玉佩，一共有两个，合在一起是满月！刚刚小安子看到你掉出来的！”一路上她仔细地想了一遍，也许水玲珑只是偶然拾得了玉佩，并不能说明什么，但那股只有那人才懂得调制的铃兰香又是怎么回事？

水玲珑看了看德妃，又看了看小安子，猛然忆起第二块玉佩就是三公主在关雎殿的北正间拾到的，而当时德妃和小安子的确进过那个房间，难道这玉佩是他们俩的？

如此的话，和镇北王暗中勾结的漠北妃子就是德妃？

水玲珑在心里做了一番计量后，从荷包里取出玉佩，递到德妃的手上，并指向画意给她的那块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尚书府的一名丫鬟给我的，我帮过她的忙，她便送了我这块玉佩，还告诉我她的家乡不在京城，可惜她还没来得及告诉我她的家乡在哪儿，便去世了。”讲这话时，她一直留意着德妃的表情，果然，德妃听到“家乡”二字时，眼里闪过一丝极明显的慌乱，她便越发笃定了自己的猜测，德妃就是与镇北王有来往的漠北皇室成员。

小安子的心猛然一震，死了……妹妹死了……

德妃看了呆若木鸡的小安子一眼，悲从心来，惋惜地道：“她怎么死的？”

水玲珑按照官方说法答道：“她们说是病死的。”

小安子落下泪来。

德妃握了握拳，眼神微闪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安子和他妹妹原是泉州人士，自幼失散多年。小安子一直在打听妹妹的下落，你口中的那名丫鬟应当就是小安子的妹妹，你拾到的另一块玉佩正是小安子的。”

小安子忙行了一礼，“多谢世子妃替奴才寻回了玉佩，也多谢世子妃在奴才妹妹的